

世界禁书文库

儿子与情人

(下)

ERZJYUQJINGREN

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


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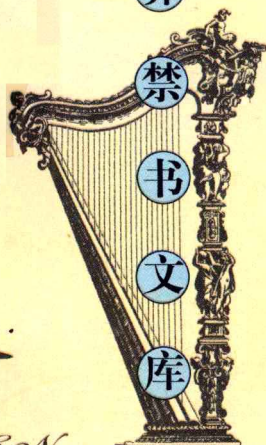
界

禁

书

文

库



儿子与情人

(下)

ERLIYUQINGREN

原著 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
翻译 程军 王天德

九州出版社

世界禁书文库

儿子与情人

(下)

原 著 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翻 译 程 军 王天德



第九章 爱入迷途

保罗不满意自己甚至世间的一切。最深沉的爱属于他母亲。每当他感到自己伤害了母亲，或损伤了他对她的爱，他就忍无可忍。春天已到了，他和迷丽亚姆之间有了激烈的冲突。这一年来，他老是和她作对。她对此也隐约有所察觉。每当她祈祷时，她就百感交集，一贯以为自己注定要成为这场恋爱的牺牲品。她打心底里就不相信自己会拥有他。首先她就不相信自己，她怀疑自己是否能像保罗要求的那样做，她也不会设想自己能跟他过一辈子幸福生活。悲剧、伤悲和牺牲是她看到的前途。能够做出牺牲，她为此感到骄傲，能够克制自己，证明她坚强，因为她不相信自己能承受生活的重负。她准备着和悲剧之类的大事和难事周旋。她不属于日常生活的小事。



复活节假期欢乐地开始了，保罗还是那么率直。然而她却总觉得什么事不对劲。星期四下午，她站在卧室窗前，向对面树林和那片橡树眺望着。在午后的明媚的阳光下，枝桠间透着微光，斑斑驳驳。窗前悬着一丛丛浅绿色的冬树叶，她想或许有的已经发芽了吧。既会恐惧又欢喜的春天来了。

大门咯吱一响，她不安地站在那儿。天气阴沉着。保罗推着发亮的自行车进了院子。平时，他总是摁着车铃走向屋子。今天，他走进来时，紧闭着双唇，举止露出一股严酷、散慢而嘲弄的神情。她现在已对他极为熟悉，从他那敏锐、高傲的外表，就能推测出他的内心。他不经意地把车停在老地方，米丽亚姆看着不禁心里一沉

她慌忙下了楼，身穿一件她认为比较配她的新网眼罩衫。高的皱领子，使她联想到苏格兰的玛丽女王，并且暗自认为自己看上去一定漂亮而又矜持。二十岁的她已经发育得胸部丰满，亭亭玉立。可她的脸却仍像戴着个柔软艳丽的面具，毫无变化。不过一旦她抬起眼帘，那简直美不胜收。她有些害怕，怕他会注意到她的新罩衫。

他用那种讽刺尖刻的语气有声有色地向她家人讲

美以美教会守旧派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在教堂里做礼拜的情形。他坐在餐桌的一头，脸上一副丰富善变的表情，学着那个他嘲讽的对象的模样。两只漂亮迷人的眼睛忽而柔光轻闪，忽而眉飞色舞，他的嘲弄伤害了她：因为模仿得太逼真了。他过于敏锐，也过于残酷，每当他眼睛这样冷，这样满怀嘲弄的恨意，她就知道他一定不放过任何人，甚至她自己。可是雷渥斯太太却笑得直擦眼泪。雷渥斯先生刚从星期日午睡中醒来，他也乐得在摸脑袋，三个兄弟只穿着衬衫坐在那儿，脸上还睡意未消，听得也不时地哈哈大笑，全家人都非常欣赏他这种模仿和嘲弄他人的“表演”。

保罗没有理睬米丽亚姆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看到他注意到了她的新罩衫。她从他脸上看到了画家的赞美，但却没有赢得一点热情的赞扬。她有点紧张，几乎没法把茶杯从架子上拿下来。

屋里的男人们都出去挤牛奶了。米丽亚姆这时鼓起勇气独自跟他打了声招呼。

“你来晚了。”她说。

“是吗？”他答道。
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路难走吗？”她问。



“我没怎么注意。”

她继续飞快地摆着餐桌，摆完之后——

“茶几分钟后才沏得好，你要不要来看看水仙花？”
她问。

他站起身来，默不作声。他俩走进了后花园，站在含苞欲放的西洋李树下，群山巍峨，天空晴朗而微寒，一眼看上去都好像被洗过一般，看上去非常耀眼。米丽亚姆看了保罗一眼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表情冷漠。在她看来，那双眼睛、眉毛令她深爱，又使她受伤，这对她太残忍了。

“风尘仆仆的，累了吧？”她问，她察觉出他有一丝倦意。

“不，我不觉得累。”他回答道。

“路一定很难走——风把树林吹得直响。”

“看看云，你就知道这是西南风，到这儿来是顺风。”

“你知道，我不骑车，所以这些我都不懂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难道这需要骑车才知道吗？”他说。

米丽亚姆认为他毫无必要说这样讥讽的话。他俩默默地往前走着，有一堵荆棘树篱绕着屋后的那片长



满野草的草坪，树篱下的水仙花在浅绿色叶丛的掩映下显露出来。花瓣呈绿色，略透着寒意，不过还是开了几朵，金黄色的花朵姿态万千、烂漫多彩。米丽亚姆跪在一簇水仙花前，捧起一朵野花似的水仙，低下头去，让金黄色的花瓣贴近她的嘴唇、脸颊和额头。他站在旁边，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。她把花一朵一朵地转向保罗。一边把这些花不停地在手里抚弄着。

“这些挺美，是吗？”她喃喃地说。

“挺美！只是花开得有点密了——不过，还算漂亮！”

尽管保罗对她的赞赏横加挑剔，她还是低下头看花。他看着她蹲下身子，热情地亲吻着花朵。

“为什么你一定要抚弄它们？”他烦躁地说。

“我就是喜欢抚爱花朵。”她生硬地回答。

“难道你喜欢什么东西就一定得抓得紧紧的不放，好像要掏出它们的心不可吗？为什么你不能多少克制一点，或者保守一点呢？”

她痛苦地抬起头来看着保罗，接着又慢慢用唇去碰这一朵朵姿态万千的花儿。她闻着花的芳香，觉得它要比保罗友好。这是一种使她想痛哭一场的感觉。

“你能把什么东西都哄骗得魂不守舍。”他说，“我



决不会这样。我总是自由自在。”

他都不知道自己再说些什么。这些话是无意识地说不出的。她望着他。他的身子仿佛像一把锋利挺直冰冷无情的尖刀直指着她。

“你总是在乞求爱，”他说，似乎你在乞讨着爱情，甚至对花朵，你也这般乞求……”

米丽亚姆有节奏地用嘴一下一下地抚弄着花朵，呼吸着花的芳香，扑面而来的花香幽远绵长，她不禁浑身颤抖起来。

“你不想去爱——你只是无休无止地、反常地渴望别人来爱你，你不主动，而是消极等待，你吸啊吸，就像你必须用爱来填充你心灵深处某个角落的缺憾似的。”

她惊讶于他的刻薄无情，再也听不下去了。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。由于热情遭到打击，他那烦恼痛苦的心灵激情仿佛控制不住。因此，闪电火花似的冒出这些话来，她不明白他说的是什麼，只有在他对她的刻薄和厌恶下，坐在那里，身子蜷缩作一团。她没有一下子清醒过来，只是默默地思索着思索着。

用过茶点后，他和艾德加兄弟们呆在一起，不再



理会米丽亚姆。她呢，对这个盼望已久的节日感到失望极了，只好等着他到了后来，他总算是让了步，来到她身边，她决心一定要弄清他为什么心情出现如此变化，她认为这只不过是心情不好罢了。

“我们再穿过林子走一程好吗？”她问他。她知道他从不拒一个不拐弯抹角的要求。

他们来到狩猎区，半路上他们路过了一个陷阱，是用小纵枝编的马蹄形树篱盖着，里面放着的兔子内脏是当作诱饵用的。保罗皱着眉看了一眼，他的眼神她注意到了。

“很恐怖，是不是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！难道这比黄鼠狼叼住兔子的喉咙更可怕么？是逮一只黄鼠狼呢，还是让许多兔子遭逢毁灭？二者必居其一！”

他对生命的痛苦感慨万分，米丽亚姆为他感到难过。

“我们回屋子去吧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想再在外面走了。”

他们经过丁香树，上面古铜色的叶芽即将绽放，有一堆方形的干草堆在那儿，呈棕色，像个石柱，这是上次割草时留下的一个小柴草垛。

“我们在这坐一会吧。”米丽亚姆说。

他迫于无奈地坐了下来，背靠着干草堆。他俩面对群山，其上的晚霞有如圆形的戏台，远外一排排小小的白色农舍。牧场泛着金光，树林阴暗，然而还不时闪着亮光，清晰地看到密密层层树顶逐渐远去，傍晚时分，天朗气清，远方天际有一抹霞光，霞光下是多彩而宁静的大地。

“这景色很美，是吗？”她追问他。

他只是皱着眉头。其实他倒希望景色凄凉不堪。

这时，一只高大猛犬张着嘴跑过来，两只爪子搭在保罗的肩头，舔着他的脸，他大笑着往后退，比尔能好好安慰他。他把狗推到一边，可它又扑了上来。

“走开，”小伙子说，“要不就打你了。”

但是狗推也推不开，保罗就跟这畜牲打闹起来，把可怜的比尔推到一边，它却更挣扎着往回扑，兴奋地野性勃发，两个撕打成一团。他勉强笑着，狗也张牙舞爪。米丽亚姆看着他们，觉得保罗有些值得同情，他如此迫切地渴望得到爱，渴望得到温存，他跟狗厮打玩闹，其实就是爱。比尔跳起身，乐得喘着粗气，不停转动着褐色的眼珠，踉跄地又靠近过来。它很喜欢保罗，保罗却皱着眉。

“比尔，我跟你闹够了。”他说。

这只狗却用有力的爪子站了起来，颤抖着心怀喜悦地扑在他的大腿上，冲着他伸着红舌头。他往后退着。

“别，”他说，“——别，我已经闹够了。”

没多久，狗就夹着尾巴飞快地跑了，另找乐去了。

他依旧伤心地凝视着对面的群山，依旧在怨恨着群山的美丽，他想去找艾德加骑车玩，然而他又壮不起胆丢下米丽亚姆。

“你为什么伤心啊？”她谦卑地问。

“我没有伤心，我为什么伤心？”他回答道，“我很正常。”

她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心里苦闷，而嘴上总说自己正常。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”她和颜悦色恳求他。

“没事！”

“不是这样！”她低声说。

他拾起一根树枝，在地上刺着。

“最好你别再说话了。”他说。

“但我希望知道……”她回答。

他带着报复意味地开怀大笑。



“你总是这样。”他说。

“这对我可不公平。”她低声说。

他用这根尖尖的树枝在地上戳着、刺着，挖起了一小堆土，好像没处发泄他满肚子的烦恼苦闷。她温柔而执著地握住他手腕。

“别这样！”她说，“扔掉吧。”

他才把枝条扔进了醋栗丛中，然后斜躺下来。现在，总算情绪平静下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温柔地追问。

他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只转动着眼睛，里面饱含着痛苦。

“你清楚，”最后他颓丧地说，“你清楚……我们还是分手的好。”

她害怕的正是这个。立刻，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暗淡下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喃喃地说，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我们自己的处境我已看清了。这样下去，没有好处……”

她耐心地默默地等着，非常难过，跟他在一起下放松，一直是这样的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他会告诉她让他苦恼的是什么。



“我们说定了保持友谊，”他声调低沉而生硬地说，“我们不也一直说定保持友谊吗？而且——我们的关系既没止于友谊，也没有进一步地发展。”

他又沉默了。而她内心琢磨着，他的话表达了什么呀？他是如此的消沉。他肯定有不愿说出的话，她一定得耐心地对待他。

“我只能给你友谊——这是我惟一能够做到的——我的性格有点缺陷。事情向一个极端发展了——我讨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。我们现在就分手吧。”

他的最后几句话满含愤激。她的意思是她爱他甚于他爱她。也许他不能爱她，也许她内心没有他所需要的东西。她那自我怀疑地最隐秘的行为动机深埋在她灵魂的最深处。她既不敢去认识，也不敢去承认。也许她是有缺陷的。这像极为强烈的羞耻感那样，使她总往后退缩，如果他真是这样，那么她没有他也行。她宁可控制自己不去想他。她现在只是在观望事情的发展。

“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问。

“什么也没发生——只不过原因在我身上——现在才发泄出来了。到复活节时总是这样。”

他如此心灰意冷地恳求她，让她觉得同情起来。



至少他从没这样可怜兮兮地不知所云，毕竟，这回主要还是他丧失了颜面。

“你到底要怎样？”她问他。

“哦——我绝不可以频繁地来这儿——就这些。我为什么要我呢，我又不是……你看，和你比起来，我有点缺陷……”

他在告诉她，他不爱她，因此应给她去找其他男人的机会，简直太愚蠢，太糊涂，太盲目！对她来说，其他男人是什么？根本不算什么！，而他，哼！她爱他的灵魂，他有缺陷吗？也许是的。

“可我不明白。”她声音沙哑，“昨天……”

夜晚静静地来临了，对他来说，夜变得喧闹而可恨。她则痛苦地低着头。

“我知道，”他叫起来，“你绝不会，你绝不会相信我会像只云雀那样飞翔，我也不会肉体上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她喃喃地说。这下她有点害怕了。

“爱你。”

她这时候满怀对他的恨，因为他在使她痛苦。爱她！她知道她。他确实属于她。至于什么在身体上、肉体上不爱她，那只是他的胡说八道，因为他知道她爱他。他像个孩子般不懂事，他属于她，他的灵魂需



要她，她揣测有人在左右着他。她觉得外来影响，态度冷峻无礼。

“在家时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这和那无关！”他回答。

然而，很清楚和那有关系。她蔑视他家人的市井气，他们不懂事物的真正价值。

这天晚上，他俩什么也没再谈。他还是丢下她和艾德加骑车去了。

他只要回到了母亲身边，母爱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 的纽带。每当他就这么思前想后时，米丽亚姆就被他彻底忘却，她只是混沌而空幻的感觉。在世上，别人都无关紧要。只有一块地方牢不可摧，也不会变得空幻虚无。那就是母亲的所在。在他看来，她不会像其余的人那样逐渐模糊，甚至完全消失。母亲仿佛是他的命运主宰者，生命的支柱，让他无法逃避。

同样，母亲也在等待着他。如今她的生命就寄托在他身上，过去的生活毕竟给予莫瑞尔太太的不多，她知道人们能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，而保罗将证实她的机会。他要做个不受羁绊的男子汉，他要另辟蹊径改变世界的面貌。不论他去哪儿，她都觉得自己的心灵在陪伴着他；不论他做什么，她都觉得自己的心



灵和他相通，仿佛随时准备好替他传递工具。他和米丽亚姆在一起时，她就忍受不了。威廉已经死了，她要斗争去留住保罗。

他回到了她身边。在他内心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满足感，因为他是忠于她的。她最爱的是他，而他，最爱的是她，不过这还不能使他心满意足，他正年轻，身强力壮，还迫切需要一些别的。他为此苦恼得心烦意乱。他知道这一点，苦苦地祈求米丽亚姆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女子，只占有他新生的萌芽状态的生命力。而把根基留给她。他竭力抵抗着母亲，几乎就像抵制米丽亚姆的诱惑一样。

一个星期后，他才去了威利农场。米丽亚姆肝肠欲断，生怕再见到他。她现在要忍受他抛弃她的屈辱吗？这不过是表面的和暂时的。他会回来的。他灵魂的钥匙由她掌握着。但是，与此同时，想到他处处跟她作对来折磨她，她就不由得退缩了。

然而，复活节后的星期天，他来吃茶点了，雷渥斯太太看到他很高兴。她猜测可能他碰上什么困难让他烦恼不已。他好像是为寻求安慰来到这里。她对他很好，用非常友好，几乎有些谦卑的态度对待他。

他在前面的院子里碰到她和几个孩子在一起。